

中国艺术电影联盟全国发行的第一部国产片公映

《八月》，看着看着想起了年少时的梦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那时候生活很慢，我们睡午觉，听卡带，每个暑假重复看一部电视剧。1990年代，70后、80后们的年少时光，但又不止于此。1993年到1994年间，那是中国电影史上意义深远的时段：1993年1月，被电影界称为“三号文件”的改革意见下发，打破了此前国营制片厂吃了几十年的“大锅饭”；1994年11月，第一部从好莱坞引进的票房分账大片《亡命天涯》在北京首映。电影市场的改革初期在时间黄页里卷曲了页脚，但有多少老片厂的电影人还记得那段在新秩序前隐隐困惑着、躁动着的日子。电影《八月》讲述的，就是1994年夏天，一家老片厂里的父与子。当然，也隐藏着位从小在国营片厂里长大的新导演的童年。

明天，中国艺术电影联盟全国发行的第一部国产片《八月》公映。连日来，导演张大磊辗转全国多地艺术影院，他掏出些1990年代电影厂的老物件，影迷从他跟导演王小帅、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沙丹等人的对谈中，窥见那个改变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年代。透过太阳底下斑驳的葡萄藤，看着看着便想起了少年时做过的白日梦。

年代电影的重点，是抓住生活面前每个平凡的高手

《八月》的切口不大，1994年8月那几天就是主人公小雷的记忆坐标。9月开学还早，而过去的7月真的回不去了。作为一个小升初的学生，他好不容易迎来个没有作业的暑假，但家属院里的日子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喜悦。因为小雷父亲所在的电影制片厂正经历国企改革改制，孩子们在大人的言谈中听到了“下岗”二字……

王小帅给出的影评挺感性：“是黑白的，也是有色彩的，因为片子抓住了年代电影的重点。”它几乎就是这



《八月》的缘起，是导演张大磊躺在奶奶家的院子里，透过阳光斑驳，想起了少年时的白日梦。图为《八月》海报。

部电影品相：依凭一堆旧物、“素人”，拍真实年代的无事之事，教生活里的人观影。

旧物指代张大磊父辈曾耳熟能详的东西，如小鸡啄米闹钟、扭亮式台灯、28英寸自行车、胶片时代的电影检片台……“素人”是说这部电影里并没有一个职业演员，不少主角、配角分别是导演的朋友、制片人的姑姑……在张大磊看来，自己是新手导演，起用非专业演员也许更般配，他们用本能去

演，反而更加活灵活现，因为“生活面前，每个平凡人都是高手”。导演的履历表作证，这番判断颇为精准：这位80后从小生活在呼和浩特，曾赴俄罗斯学电影，拍《八月》之前，他主要的营生是拍婚庆微电影，最擅长捕捉新人动态的美与灵动。

素材俱备，剧组成立。为了找到1994年的感觉，张大磊把演员们关在一个房间，没收手机，强迫他们按那个年代的方式去生活：早起做操，午

后睡觉，19点看《新闻联播》，20点看《篱笆女人和狗》，小孩玩“红白机”，大人在光影交错的夏夜围坐乘凉。就这样，吃饭、洗碗、拖地、看电视，大银幕上充满了曾无比熟悉的琐事。

片中的场景，是急速奔跑的人对旧时光的感激

电影最后，进度条追上了当下的

生活——一个摄制组刚刚开机。曾有人猜，这就是张大磊的《八月》剧组，像阿巴斯在《樱桃的滋味》片尾安插的伪纪录片那样。导演否认了这一点。但他肯定的是，《八月》的整体叙事就是少年张大磊的耳闻目睹，“我在电影制片厂里免费看电影，一次次看‘黄飞鸿’‘李小龙’，所以片子的小雷喜爱在脖子上挂一副双截棍。”

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岁月拍成电影，姜文这样做过，贾樟柯也拿手，出来

的作品总会激起些观众共情。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沙丹说：“导演从拍摄自己的故事起家，这不是套路，而是兼有私人记忆和时代进程的遗产性电影。”此情可待追忆，因为那个安静年代里有不聒噪的灵魂——片中，西北小城、辽阔的草原，静水流深的生活场景，都会把观众从时下大电影的肆意视听体验中拉回一些。电影里的小雷就是导演张大磊，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些少年，还是《四百击》里面的安托万。过去的声音依然会在某刻传来，成长的烦恼在孩童印象里永远占据独特的地位。回不去了，那就用镜头把时光雕刻了吧，就像葛优在《甲方乙方》的最后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而怀想之余，更多的应该是对旧时光的感激。“199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阵痛期，下滑很厉害的时候，有几次非常重要的关于电影娱乐性的大讨论。”沙丹说，各路经验、观点交锋之下，“三号文件”出台。一边是国营厂从此要自谋生路，比如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沙河岸边租了块地方，做培训，创效益；另一边是观众们眼界大开，了解外国电影是什么样子，商业大片是怎么回事。

这兴许是《八月》最大的好，它没有对立或评判，只平铺直叙地呈现事实——有电影人在阵痛期里受挫了，但整个电影市场激活了。“没有1994年的放开，成龙电影、梁家辉张曼玉等主演的《新龙门客栈》不会第一时间跟观众见面。没有那年的开端及之后的产业化改革，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在1999年还不足10亿元。”如今致力于艺术电影的沙丹说出一番既在意料外又在情理中的话，“我们现在常抱怨急速奔跑的市场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好，但毕竟一年有了440亿元，许多年轻导演有机会拍摄自己的作品。既是如此，旧时光值得感激，现在的时代更值得诚心以待。”谁说少年时做过的白日梦，不会成真？

“神仙们”上天入地谈恋爱，可休矣！

——关于“现象级”玄幻剧背后的思考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不久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剧终，并以号称近300亿次全网播放总量成为“现象级”热剧。而2年前，《花千骨》以破200亿次的全网播放总量赚得盆满钵满后，玄幻剧便接踵而至，去年暑期档，《九州·天空城》《幻城》《青云志》更出现过“三分天下”的盛况。

只是，热闹归热闹，玄幻剧的口碑却并未水涨船高。众多剧评人把爱情呈现老套、视觉夸张艳俗、世界观与历史观虚空视为同类剧“野蛮生长”的“三宗罪”。《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豆瓣上也不过6分出头。《青云志》的5.2分，《九州·天空城》的5.1分，《幻城》的3.0分则更让人尴尬。在可观投资、豪华场面、庞大阵容等华丽外衣下，精神徒留空洞内核，若止步于此，同类玄幻剧炮制出的终究只是一场场“幻梦”罢了。

披“玄幻”皮玩“过家家”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到底说了啥？女主角白浅是青丘狐帝之女，失去了法力与记忆，落入凡尘与天孙夜华相恋。爱慕夜华的素锦逼她挖去白眼，白浅绝望跃下诛仙台恢复了记忆，却饮下忘情药……又经一系列误会、迫害、和解，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人设不可谓不“玄幻”，但脑洞再大，也摆脱不了这是个看似纠缠了三生三世，实则用着“反复失忆梗”的老套爱情故事。

这边的“青丘帝姬”和“天族太子”卿卿我我，那厢的“女媧后人”花千骨做着“长留上仙爱上我”的少女梦，无论男女主人公结局是否圆满，阴险恶毒的女配角下场一定很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玄女、素锦都被挖了眼睛，《花千骨》中的霓漫天遭断臂后毁容自尽。浅白粗陋的叙事逻辑遮蔽了人性的复杂，仙界的尔虞我诈也基本是“过家家”版“宫斗”在延续。

男性爱看的玄幻剧情况半斤八两。《青云志》的男主人公张小凡以“打怪一升级一换地图”的模式修炼，身边有着“红玫瑰与白玫瑰”——碧瑶和陆雪琪。关键是，此类玄幻剧中四海八荒的仙侠魔妖都在奋不顾身地谈恋爱，一个赛一个的振振有词，一对比一对要轰轰烈烈，完全不提仙风道骨、清静修为。

画面视效“违和感”浓重

应该说，玄幻题材为影视剧唯美的

画面提供了天然的土壤，辅以精美制作，必然十分“养眼”。《花千骨》为营造缥缈的仙境，到广西德天瀑布等地取景，整体采用了水墨画风格。《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幕后团队包括知名服装设计师张叔平、金马奖最佳造型设计得主张世杰，据悉二人带领团队设计了130多个角色造型，制作服装超过1400件。令人惋惜的是，并非每部作品都能在画面上维持较高的水准。

去年播出的《幻城》投资3.3亿元，《九州·天空城》的视效也砸了数百万元，但广大观众仍指出画面“违和感”浓重。《幻城》中被调侃为“指环王模仿秀”的人物造型饱受诟病，白色假发、冰蓝眼影、莹白唇彩等西方玄幻元素让剧作显得不伦不类。因《九州·天空城》中羽族人人都戴蓝色美瞳，“美瞳剧组”称号也被网友各种调侃。

最为人诟病的则是“抠像”成戏——外景变棚拍，演员中远景都使用替身，浮夸的演技和幻灯片质感的背景，层出不穷。有的明明是下雨的场景，雨中心主角的发型却丝毫不乱；有的连包子都是用特效做的，一眼就让人看出是假的……观众直呼“五毛特效辣眼睛”。

玄幻规避了历史和现实

编剧高满堂日前透露，某天他到上海的快餐店吃面，发现大部分年轻人都在一边吃饭，一边用手机观看某部由当年年轻男演员主演的玄幻剧。这些规避了历史和现实的作品对年轻观众来说看起来最为轻松，故成为很多人消遣的首选。可玄幻题材电视剧炒作过热，已然造成类型失衡。

2年前导演王小帅曾说：“如果让玄幻的、瞎编乱造的电视剧成为市场的主体，那是要提高警惕的。”现在玄幻剧市场依旧拥堵，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对此感到审美疲劳，网络上呼唤现实、历史题材剧作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无论是从社会文化发展还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引人向善的“真实世界”比胡乱编造的“虚幻时代”更具有长远的意义。有专家说，“真实”并不意味着沉重，只要我们的作品内容能够反映不同阶层人们真正的生活与内心深处欲望，在表现方法上与时俱进，自然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高满堂认为：当古怪仙侠侠大家看腻的时候，资本肯定要悄悄地撤出去。只是唤醒沉溺于资本逐利下“玄幻美景”的影视人，目前看来还是困难重重。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号称近300亿次全网播放总量成为“现象级”热剧。图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海报。

相关链接

希望更多展现女性对自我的思考

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近期“刷屏”的不少作品，本质上都在宣扬女性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被男性宠爱与呵护，这仍然是基于男权的社会性别文化视角下对女性形象的曲解。剧中女性并未被塑造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除了爱情以外她们的人生无所凭仗，这样的价值观对女性的伤害是相当大的。很多爱情戏习惯于依靠巧合、误会推动情节发展，却忽视个体的心灵成长。事实上，只有一个独立的、能自我建设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真正的爱情，这样的爱情是高度契合的。男女间最好的相爱状态莫过于志同道合，能够在某个领域实现势均力

敌的碰撞。影视剧背后折射的往往是社会心态，古装剧描绘的通常是当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在某些剧集中，女性人物的自我意识或仍处于现代社会初级阶段甚至前现代社会阶段，生活的重心不是和同性勾心斗角，就是为男人争风吃醋。但是，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教育的普及以及公共空间的拓展，得以释放其创造性自由。希望影视剧能展现更多女性对自我价值的独立思考，对自身天赋才能的维护及发挥。女性不再是被抚养的对象，相反能通过奋斗创造出自己的生存天地，这样塑造人物的人才具有真正的进步意义。

有些作品已粗糙到让人忍无可忍

李建平（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

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是多元的：艺术多元，观众多元，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出自己的好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画面的确相当唯美，人物造型也很精致，轻松的情节或许满足了不少人的休闲需要与审美需求，所以广受欢迎。其实在别的发达国家，轻松甚至浅薄的作品同样并不鲜见，多元化的剧集对应了不同类型观众的喜好。资本往往是逐利的，投资人可以

决定影视剧的选角、导演、编剧甚至片子的走向，对作品思想、内涵价值的要求常常让位于利益，这也是无法避免的现实。可问题是，有些作品已经粗糙到让人忍无可忍了。就像多年前备受争议的抗日“神剧”，如果满荧屏的玄幻剧都是粗制滥造的产物，那么总有一天会失去观众。希望在市场的自然调节下，影视剧的选择面、投资方的立足点、观众的欣赏趣味都能形成多元发展。

辣评

“天价裙”撑不起崩盘的演技

张祯希

迪士尼超级IP《美女与野兽》全球总票房超3.5亿美元，而女主角艾玛·沃特森的表现却遭遇影迷集体吐槽

迪士尼超级IP《美女与野兽》全球总票房已超3.5亿美元，而女主角艾玛·沃特森的表现却遭遇全球影迷的集体吐槽。这些年，围绕艾玛光环很多，常青藤名校美女学霸、女权代言人、图书漂流者……只是这些名头，和新片中她那条“花费约180英尺羽毛般轻盈的绸缎欧根纱、3000英尺丝线、耗费12000个工时、并点缀了2160颗施华洛世奇水晶”的“天价裙”，都没能解救艾玛令人尴尬的平庸演技。

《哈利·波特》中的“赫敏”一角为艾玛·沃特森开启了星途，不得不说这个角色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制，高颜值加优等生，简直就是别人的孩子。连她自己也不否认赫敏太像自己了，如果给别人演会很可惜。19岁进入布朗大学深造，24岁那年又被任命为联合国亲善大使，这些年积极投身于女权、阅读有关的各类社会活动，拥有比童星时代更为耀眼的魅力和媒体热度。

新版《美女与野兽》中特意将女主角贝儿的性格中增添了不少“艾玛”元素，凸显女性的独立与自主意识，就连居家工作的裙子上都设计了放书的口袋。但这样的设定不但没有为艾玛精湛的演技加分，反而帮了倒忙。有评论直言艾玛是“十分精明的商人，十分一般的演员”，始终囿于自我形象设定之牢笼，而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角色的创造——无论是演绎怎样的角色，艾玛始

终无法将自己独立、精英、理性的自我认知剔除出去。平心而论，《美女与野兽》并不是一部需要高演技加持的影片，但艾玛·沃特森的表演却屡屡让人“出戏”。开场，艾玛便以一副走台式的高冷范儿开唱，这在时尚杂志上也许吃得开，但显然与贝儿乡村少女的设定并不符合；电影中的惊讶、痛苦等情绪，艾玛几乎都靠着招牌式的拧眉动作完成，仿佛是《哈利·波特》中那个倔强拧巴的优等生小赫敏来了一回片场穿越。

同样是1990年生人，不少人会将艾玛与演员克里斯汀·斯图尔特进行比较。后者同样凭借一部IP电影《暮光之城》走红，同样受到演技的质疑——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一度被吐槽为“演什么都像自己”，甚至被指为“面瘫”。但是之后她却不断在角色选择与塑造中打破以往作品与舆论附加在自己身上的设定，在磨砺中寻求突破，成为伍迪·艾伦《咖啡公社》中美丽可爱的小秘书，也驾驭得住李安120帧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而无论是同样被称为“美女学霸”的娜塔莉·波特曼，还是同样热心慈善与公益的奥黛丽·赫本，手握奥斯卡小金人也是硬道理。

演员要体验不同的人生与遭际，需要不断归零不断突破的勇气与魄力。要创造属于自己的经典角色，仅有光鲜的华服和镜中的倩影是不够的。



《美女与野兽》无疑是一部赏心悦目的电影——高颜值的演员、炫酷的特效、动听的音乐。然而这样的高配，却并不能掩盖女主角演技的生涩。图为《美女与野兽》剧照